



## 你所不熟悉的台灣 ——由《跳舞時代》談起

葉瓊霞

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

親愛的同學們，看完導演郭珍弟紀錄片〈跳舞時代〉是不是覺得看到一個我們不太熟悉的台灣？台灣竟然有這樣的一段歷史，而且距今不過一百餘年前。

日本，這個既熟悉又遙遠，混合著些許國仇家恨以及些許親近感的國家，殖民台灣在一百年前，離開台灣也已半世紀，到但是五十年間的政治文化社會改造，到底在我們現代台灣人民的心版上留下怎樣的印象？我們都未曾親身經歷那個時代，但我們如何看待日本其實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台灣的歷史，這得回到那個時空背景去瞭解和評價嗎？

這部紀錄片正是對日治台灣史的一個切片觀察，所切的角度是音樂，包括流行音樂、傳統音樂及古典音樂。所採用的媒材是黑膠唱片（台語曲盤），又稱LP，即留聲機，音樂需靠唱片和留聲機承載，留聲機又需建築在都市文明（如電力、自來水、交通運輸）的網絡上，就如同馬克斯思想裡提到歷史的上層結構和下層結構，層層相疊。這是一個十分成功的縱剖面，像切蛋糕一樣直直地劃下來，讓我們藉此理解了日治台灣史的一部份，而李坤城這個「穿針引線人」的角色也扮演得恰如其分，靠他驚人的長年收藏和敏銳的鑑賞力，他累積了豐富的日治時代音樂史料，也認識許多活躍於日治時代的音樂人——那些我們都以為應該早就過世了的人，居然還能中氣十足地聊天唱歌回憶往事，讓我們不禁要想：我們距離日治時代好像並不那麼久遠嘛！在接下來的幾週，這個「台灣音樂史」的專史也會跟其他部分專史互相呼應，有些關鍵詞（例如辯士、文化協會）和人物（陳君玉是投身流行音樂界的文學人，他是《先發部隊》《第一線》等文學刊物的重要成員）會重複出現，因為他們畢竟都是同樣生活在日治時代的人。

片中以流行音樂為基礎，不管在歌詞、當時剪報或歌手的生平中，一再提及「自由戀愛」這個名詞。我不知道活在21世紀的年輕學生們對此有何感想？自由戀愛有什麼好說的？這不是基本常識嗎？啊不自由戀愛是要怎樣？其實，自由戀愛的相對名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日治時代大部分人的正常婚姻模式。跨越一百年的兩種對婚姻認知的落差，這就是歷史，精確地說是意識思想之歷史的演進。

當時的男女青年，上公學校接受日本人強制的西式教育，能用日文閱讀書報，



吸收知識以後，眼界漸開，對於社會約定俗成的古老習慣想要反抗，不但想反抗父母、家族、社會習俗，也有些人想反抗殖民政政府，這很像是青春子女想要藉著反抗父母親的權威以證明自己已經長大的模式。種種反抗心理中，燃點最低的就是切身的感情問題啦！年輕人最豐富的也就是感情，舉著戀愛自由的大旗，爭取的是感情自主的權利——這也就是個人主義的展現；反抗的是家族干預，把婚姻變成一種政治交涉甚至買賣——這是從封建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的必經過程。感情人人皆有，不必要多偉大的情操或受多高的教育，這屬於小我的領域。

但有些人已經從小我的領域跳躍到大我，借用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的話就是：「願助天下人愛其所愛」，即使犧牲小我也在所不惜。這些人在西方有個專有名詞，叫做「intelligentsia」，原是俄文，被借用到歐洲各種語文，英文叫做 intelligent，中文翻譯成「知識份子」。

俄文裡的 intelligentsia，用法跟我們今天不太一樣。今天只要受過高等教育都可以稱為知識份子，但是一來全台灣大學畢業的人滿坑滿谷，二來大學畢業真的保證就必有較高的道德操守或行為準則嗎？也不見得。所以相對之下，俄文裡對 intelligentsia 真的有比較嚴格的定義。時代是十九世紀末，俄國還是沙皇統治，只有貴族子弟才有機會受教育，或到文化薈萃的歐洲去留學，佔社會上最大多數的是農奴，農奴的身份和貴族一樣是世襲的，也就是說，貴族永遠是貴族，農奴永遠也無翻身的一天。但是，一群到法國留學回來的貴族青年頭殼壞去，把書真讀進腦子裡了——這對俄國王室貴族來說真是災難，他們如果一直維持著書上講的自由平等是一套，我活在既得利益階級是另外一套，就不會掀起後來的革命狂瀾了——他們回來後倡導解放農奴，下鄉去向土地、向農民學習，許多著名的俄國文豪都是這一時代的代表人物，托爾斯泰更身體力行，將自己的農奴全數解放，還他們自由。後來俄國革命成功，沙皇退位，這群人是主要的推波助瀾者。所以 intelligentsia 必須這樣定義：受過高等教育不是 intelligentsia 的必要條件，受過教育，而且能夠關懷社會、批判社會、付諸行動的才夠資格稱之為 intelligentsia。

不過，我要很驕傲地跟大家說，台灣早就有一個不同於「知識份子」的中文翻譯，出自日治時代，而且其精神與歷史都足以輝映 intelligentsia，這就是台灣的「文化人」，文化人在文學藝術政治社會運動各種面向的思想與活動，綴成了一部日治時代台灣的精神史，值得我們好好去認識。